

留学不留爱

他们少年奔赴异域求学，他们携带着故乡的香料，他们登上梦想的飞机，他们的青春仓卒着陆……

留学——流学——流放……

卢雅娟◎著

时代文艺出版社

留学不留爱

卢雅娟◎著

时代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留学不留爱 / 卢雅娟著. — 长春: 时代文艺出版社,
2006. 2

ISBN 7 - 5387 - 2083 - 9

I. 留... II. 卢...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09026 号

留学不留爱

出 版	时代文艺出版社
地 址	长春市人民大街 4646 号 邮编:130021
电 话	总编办:0431 - 5638648 发行科:0431 - 5677782
网 址	www. shidaichina. com
印 刷	长春新华印刷厂
发 行	时代文艺出版社
开 本	640 × 960 毫米 1/16
字 数	200 千字
印 张	13
版 次	2006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6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19.8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留学不留爱

谁把爱情丢了

我开始划地自限,24岁的女人已经从人肉市场的生鲜区掉到了冷冻区。早上去上学,碰到一年级的 Bruce。

“玛丽姐,早!”他抱着一叠画册从我身边经过。“姐”,亲切,但足以与我划清界限。他今年21岁,在他眼里我该是老女人了。我推了推鼻梁上的黑框眼镜,故作智者,心想:“根据经济学原理,打折应该还有市场。”我在荷兰四年,我知道这个月哪家超市或卖场在打折。只是爱情能打折吗?我宁可一直藏在那只冷冻柜里,等待某人的归来,就算这种等待是绝望的,我仍要坚持,也许爱上他是我的劫数。

我的同学小P今天来找我,他说自己又失恋了,他的“又”是一个很庞大的数字。

“小P,胡须该理理了,你要‘须’度岁月啊!”我说,他属于毛发旺盛型,所以看起来异常邋遢,且不能用“颓废”二字形容,因为他身上还有一股体味。他这件白色阿迪外套的袖子口已经灰了,对一个单身男人来说,衣服分两种,一种是颇脏仍可以穿,另一种是极脏且已经不能再穿了。我又忍不住说:“你应该洗洗



留学不留套

了,里里外外都要!”

他接过我给他倒的水,沉默着。

“哎,这男人还真需要一个女人管着。”我冒出一句感慨,显然这是句傻话,有落井下石的嫌疑,赶紧又说:“在我这儿吃饭吧,我做点意大利面。”

“那应该是吃面,不是吃饭。”他说。

“你怎么这么矫情?不都是吃嘛!”

“我说你们女人才矫情!”他斩钉截铁地说,像是有了某种觉悟。

“何解?”

“非要戴套!”

“这哪是矫情,安全第一,不小心可是会弄出人命的。”

“可这里不比国内,一盒套要十几欧,可不便宜。”出国的日子久了,他在金钱上也长心眼了。这里的留学情侣的金钱纷争一直层出不穷,比如今天我买了一盒肉,明天你买了一棵菜,因为价差,可能小两口心里就生了疙瘩。生活是现实的,同居是更现实的,日子越过,心眼越小。

“这……”我一时不知怎么接话,算是苟同他的说法。

“我说戴套也行,钱两个人出,可是她死活不肯,这不就分了。”他闷闷地说。

“原来你们是因为这事分手的。”

“你爱她吗?”我一边下面一边和他对谈。

“没想过,也许爱,也许不爱。”小P说。留学在外是山高皇帝远的事,家长管不着了,自由恋爱便更自由了。我身边好些朋友也是如此,碰到一个人,有些好感,还在思考也许是爱也许不是爱就已经上床了。关系有了,爱情便有了,接着同居了,再后来分手了,就这么迷迷糊糊地爱了一场。

“酱油肉,多放点番茄酱,我爱吃!”他嘱咐我。

“酱油肉”是我的外号,是一个叫吴慰的男人给我取的。

四年前,我、小P、王静、Jennifer还有他都住在B街的CRB里。CRB是Chinese Red Building(中国红楼)的简称,这栋大楼居住的大部分是中国学生,另有一些越南学生和荷兰学生点缀其中。四年来CRB里疯了一个,死了一个,还有一个算是半死不活:被人用刀割去了命根。这年头,死一个人是一个悲剧,死一个人是一个数字,没有谁愿意记得那些人的名字。生于八十年代的我们似乎把别人的生命看得很轻,有时候甚至是自己的生命。

那一年我还年轻。

那时候吴慰住在我们楼下，而小P等人和我同住一套公寓。留学生住房的分配是学校安排的，没什么章法，有时候是按学生的来源地分，有时候是按留学中介的要求分，有时候就是乱分。

吴慰首次来敲我们家的门是在十月的一个傍晚。

Jennifer和我正在厨房做饭，她看到他进来了，便凑到我耳边说：“那个天杀的大帅哥来了。”

“就是那个三更半夜弹吉他的疯子？竟然送上门来了。”此时的我正手握一柄菜刀，虽在切菜，但配合这样的对白，颇似悍妇。

吴慰正欲穿过厨房去阳台，我一把拉住了他的袖子。

“What are you doing?”（你干什么？）他把我的手甩开。

“这是私人地方，不得乱闯！”我师出有名，大声地说。

“我找东西。”他扬言，头抬得老高。

“找东西？难不成你楼下的东西会掉到我们楼上来？真是荒天下之大谬！”我佯装发笑。

“你来！”我拉不住他，反倒给他拉走了。

“就是这个！”他指着挂在阳台吊绳上的腊肉，这腊肉是我按照家乡温州的习俗腌制的，俗称“酱油肉”，挂在阳台上以求风干，“这些酱油汁把我的衣服都弄脏了。”

“脏了？”我自知理亏，声调降半分，“那我帮你洗干净，你拿来便是。”

“这不是重点，我觉得你应该在下面放个器皿，接着，这样才不会污染别人。下一次要注意。”他一副说教的口吻，接着又嘀咕了一句：“况且晒什么酱油肉，农民作风！”

听到此处，我有些来气，嚷：“什么叫污染别人？什么叫农民作风？注意你的用词！”

“我没觉得我用词不当。”

“说到污染，我觉得你的嫌疑更大，三更半夜，半夜三更，多少回了？你在那里乱弹琴，污染了我们的耳朵，严重影响了我们的睡眠质量。”

“这……”

“这什么这！理亏了就要道歉，道歉还要诚恳，诚恳才能使人原谅。”我说得



留学不留爱

十分顺溜。

“说对不起？没门儿！”他瞪着我，狠狠地说。

厨房里看戏的 Jennifer 和小 P 嘀咕：“这女人是不是疯了，竟然与我们的中国之星吵架。”

吴慰再也没有接话，走了，我心情大好，转身教育 Jennifer 二人：“理直更要气壮。这种小男人就要好好教训一下。”

Jennifer 说：“你可把我们的大帅哥得罪了，何苦来哉。”

“大姐，请您有点鉴赏力行不！他哪能叫帅？自私、狭隘、嚣张、霸道。”我说。

“你对他认识还挺深刻的。”小 P 说。

“能不深刻吗？我的房间就在他房间上面，他半夜把音响开那么大声，还弹琴，扰人清梦，太混了。”

Jennifer 之所以叫他做“中国之星”，是因为本校有个中国学生建的 BBS，名曰荷兰豆。里面常有选校花、校草的闲事。吴慰的长相在中国留学男生中算是比较出众的。Jennifer 说他是中国版的竹野内丰，但我觉得他长得清淡了些，皮肤太白，没有男人味。Jennifer 说他长得秀气，但男人用“秀气”形容，就同女人用“威猛”形容一样，已然废了。我觉得同屋的小 P 长得比他好看：小麦色皮肤加一口白牙。但他放荡了些，据说他小学二年级就会写“停车做(坐)爱枫林晚”的句子，到了 18 岁就已经练就了听女人小便的声音而判断出她的年龄的能力，而他却辩解自己对女性情虽不专却也不伪，属于唐璜式人物。

这一年我 20 岁，荷尔蒙分泌正常，所以对男人有了一些想法。

这一年我在荷兰一所大学读预科。

这一年我高考落榜，被我爸送到了荷兰。荷兰是围海成国，有水没山，到处都是树木和狗屎，好比乡下大自然。但这里毕竟是国外，我爸还是无比自豪地向他的朋友说我女儿在外国留学呢！但对我来说留学其实是留学、流放。我爸寄语我：“真知源自实践。”而我的信条是：“自求多福。”那时方圆几百里我就小 P 他们三个朋友。

出国那阵我还闹过情绪，当时就想马上找份工作，每天穿得美美的，然后在上班的公车上遇到一个什么人，接着谈恋爱、结婚、生孩子。我把我的想法和我爸说了。当然只说了上班的那部分，后部分遐想未提及，他先批评了我，说我怎么就这么点志气。后又说一个小高中生有什么能耐，现在的社会竞争大，弱

肉强食！且要求我珍惜眼下良好的学习环境，云云。他最后给我指了两条路：一，读高复班，准备来年再战考场；二，出国留学。我哥知道我的性情，向我爸进言，说高压压力太大，我一旦去读准疯了不可，而我找不到任何可以站得住脚的理由，就范了，出国了。

这一年出国留学已然成风了，和我一个中介公司办出来一共有 20 人，最小 16 岁，最大 32 岁。小 P 就是我那一期的。我哥说有些嫉妒我，他想出国，不过他以前成绩太好，考上了北大，而我说出国留学生里大部分都是本国大学计划流产者，以此来反衬了他的光辉形象。

其实留学真不是他们想的那回事。我们预科有 10 个班，大部分都是中国学生，越南学生为次。班级实现等级制，按照入学成绩分 A 班到 J 班。我和小 P 在 E 班，Jennifer 在 B 班，王静在 F 班。据说 J 班有个中国男生在课堂上把“toilet soap”（香皂）看成了“toilet soup”，进而翻译成“厕所里的汤”，后被传开，并被引为经典，结果我们这一帮中国学生的名声都臭了。

吴慰比我们早来一年，现在读二年级的 IBMS（国际工商管理）。不久前还买了一辆二手轿车。Jennifer 说他的人有派，车子更有派，而我对车的看法是：车子没屁股，不性感，像块黑面包。

早上我和小 P 等人骑车上学去，在拐弯处，那辆不性感的“黑面包”驶了过来，而且以惊人的速度。我正单手扶车把，另一手正托一块面包啃着。“黑面包”和我擦身而过，我被吓了一跳，随即车子失去了重心，我连人带车栽在了地上。

面包脏了，手也破了，我和这个吴慰的新仇旧恨又添了一笔。

“你和他真是天敌，要不他一来，你怎么就倒了呢，我们都没事。”Jennifer 来扶我起身。

“冤家路窄，冤家来了路会变窄。”小 P 把成语新解。

当天下午我便上吴慰家去了，并非寻仇，而是寻我的内衣。一阵狂风把它吹到他家的阳台上了。

我敲门，来开门的恰好是吴慰。

“噢，是你啊？”他有点惊讶。

“就是我！你上面的人。”我目光向上，故作高傲。

“摆这么高的姿态？小心摔死你。”敢情他也听说了我摔车的事，这男人不仅长得像女人，行为更像女人，因为传播和繁殖是女人的天职。



“哼！”我气结，进屋去阳台。

“这是私人地方，不得乱闯！”这话我本该申请专利，现在竟被他学了去。

“我找东西。”

“真是风水轮流转啊，想不到你也有今天！”他干笑了一声，以示对我的奚落。

这栋大楼的房间布局都是一样的，我右转进厨房，再去阳台，他未阻拦，只是跟在我后面。我看到我的那件粉红色的内衣正躺在地上。

他倚在门口看着我，说：“喂！你中文叫什么名字啊？只知道你叫 Mary。”

“凭什么告诉你？想追我啊？”我蹲下身子，上前捡起内衣，用手拍了拍。

“这个建议值得考虑。不过请先正面回答我的问题。”

“戴安芬。”

“戴安芬。”他默念着，似乎觉得是个好名字，但一看我手里的内衣便明白了。

“哈，当我是傻子呢？戴安芬分明是内衣的牌子。”

“看来男人了解女人的内衣比女人的内心多，这是男儿本色吧？”我把手里的内衣往身后藏，感觉这是惹人遐想的物件。

他未觉失态，反驳道：“因为女人的内心比内衣隐蔽些。你不是叫酱油肉吗？怎么改叫戴安芬？女人真是善变哪！”

“你……”我穿过他想走，提高音量：“话不投机半句多。”

“慢！先说你的名字才能走。”我像小鸡似的给他抓着。

“你无耻！”我大叫。

“求你还不行吗？”他无比诚恳地说。

“我真叫玛丽，高玛丽。”我不想再与他纠缠下去，但求他让我离开。

“不相信！准是打发我的吧。”他仍然不依不饶。

“信者得救。”我挣脱开，离去。

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说这么一句莫名其妙的话，这和人物、场地、对白都无关，但我还是说了，大概潜意识里我是希望他相信我的。只是世间的男男女女都太多疑了，爱情是如此，婚姻是如此，我们缺少的不是爱，而是信心。这是一种不幸。

而我和吴慰的不幸也是从这里开始的，这是 2001 年的深秋。

舞 会

周末,学校组织了国际留学生舞会。舞会!听起来像是能遇到什么人的地方,这对我有着吸引力。当天的舞会在市中心的一家迪斯科舞厅举行。舞厅!一向代表着糜烂的夜生活、次文化的堕落天堂、醉生梦死且无助于社会正面性的地方。但因为是学校租借这里,所以这地方显得比较安全和积极向上。

我和 Jennifer 跳了几场,累了,便来到酒吧台边,小 P、王静正坐在那里。

“下去蹦蹦,你们两个坐台啊?”Jennifer 拉王静,准备再去舞池。

“玛丽,你也去啊!”王静来拉我。

“还去?不行了,得休息一下,累死我了。”我吐吐舌头,“得补钙了!”

Jennifer 两人走后,吧台只剩下小 P 和我,我叫了一杯可乐。这时候小 P 旁边的高脚椅上上来一个屁股。

小 P 推推我,道:“你的天敌来了。”

我转过头,正好和吴慰四目相对,他挤出一个笑容,以示修好。

“哦,就是那个半夜弹棉花的那个谁啊。”我故意把音量提高,以示不愿修好。

“玛丽同学,你在说我吗?”他把脸凑了过来。小 P 夹在我们中间,颇为难堪,把屁股一欠,准备逃走。

我急忙拉住他,给他一个眼色:“别走!”

他凑到我耳边轻声地说:“我可不想夹在你们中间当三明治,反正你也吃不了亏 我去 WC。”终于他起身离去。

吴慰把屁股挪了过来,落在了原是小 P 的位置上,和我挨边坐着。“玛丽同学,何必剑拔弩张,不如化干戈为玉帛吧!”他双手抱拳放在吧台上,微微转过脸,望着我。

“坐过去,少来套近乎!”

“我不太明白,你为什么老看我不顺眼呢?我现在已经响应群众号召,不



留学不留爱

弹琴了。”

“我就看不惯你的嚣张气焰。”

“那是假象。多接触接触，说不定你会爱上我的！”

“没门儿。我们两个品种，你是动物，我是植物，是没有交集的。”

“刺猬是动物，玫瑰是植物，都带刺，也是有交集的啊。现在的爱情不讲全等，讲相似。”

“喂！什么爱情？什么相似？又不是几何证明题。”

“爱情本来就是个证明题，要证明两个人一起能不能成立，需要理由，需要因为所以，需要佐证和数据支持。”

“你还真贫！是不是对所有的女人都如此这般？少妖化我们的关系，以后凡是有你存在的地方，我都回避，行了吧花少爷！”我跳下椅子，往舞池走去。

舞池里人满为患，我好不容易挤了进去，找到 Jennifer 她俩。人太多了，你推我挤，感觉有几个男生在里面浑水摸鱼，突然有只手搭到我的肩上。这是个中国男生，他的头发很长，一撮刘海挡住了半边脸。我白了他一眼，表示我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过不多久，他的手又来了，还轻轻地捏了我一下。音乐变得越来越尖锐，几乎要爆棚了，舞池里根本无法交谈，我狠狠地瞪着他，想用目光杀死他。不料他的手又来了，他拉住我的手，强行把我拖出了舞池。

“放手，放手啊……”我不断叫唤，心里有些发毛，舞厅里这么乱，没人能顾上我，而且我惟一的男性友人小 P 也不知所踪了。

他松开我的手，说：“你干吗老踩我？提示你好几次了都。”

“我有吗？”我一阵心虚，哈腰，道：“人太多了，对不起，对不起。”

“光对不起还不够，你得补偿。”又是一个无赖。

“那给你踩两脚回去！”我心里很不顺畅，但还是左脚上前。

他突然笑了起来：“你真逗！”

“用不着给我下定义，你说怎么办吧。没见过男人这么小气的。”我心想，中国人竟难为中国人。

“我是想咱们上那个台跳去，怎么样？”他指着上边的舞池。

那个舞池是清一色的老外，其实不管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都有强烈的民族归属感，我本身不喜欢和老外待在一块。

“那里都是老外啊！”

“凭什么他们就站上面跳，而我们在下面？”

“你这么热血沸腾，你自己去吧。”

“不行！你要做我的战友。”他的手劲很大，我又被牵着走了。

上了台，我心里有点不踏实，因为要和上面的人挤，且要供下面的观瞻，还有一阵阵体臭随着音乐飘荡，很是郁闷。

“我们跳恰恰。”他把脸凑到我跟前。

“这和音乐可不协调。”我觉得他的思维异于常人，若非天才，便是疯子，我偷偷地瞄了他几眼，长得倒是人模狗样的。

“忘记音乐，看着我。”他拉起我的手示意。

他不时地把脑袋探过来：“恰恰……”给我打拍子，带动情绪。

舞会散了，学生们陆续离开了，我和同我跳舞的男子一起走出舞厅。

“你怎么回去？”他问我。

“我骑车来的，自然骑车回去。”我答。

“等等，能知道你的名字吗？我叫 Leo。”他又唤住我，这时舞厅里的学生们鱼贯而出。

“我叫 Mary，我走这边。Bye。”我转身去取车。

他追了上来：“Mary，要不，我送你回去吧。”

“不用了，我有朋友一道走。”我向来对太殷勤的男人没有好感。凌晨 2 点的风把我吹得直哆嗦，但却异常的清明。觉得是该和这种来历不明的男人保持距离。

“玛丽！”Jennifer 向我走来，说：“我和王静去 Ellen 家玩碟仙，你去吧，听说人越多越灵的。”

“妈呀！大半夜的那个太可怕了。我不去。”这游戏我听着就害怕，何况实践。

“就是大半夜才灵的。我们今天不回去了，你一个人回去小心点。”王静嘱咐我。

“小 P 呢？”我四下找小 P，不见人。

“他早回去了。”Jennifer 说，接着她就和 Ellen 她们往右边走了。

我感觉自己像只落单的候鸟。

“你没有理由拒绝我送你吧。”他的话让我心中一暖。

我没说话，笑了笑，当同意了。



留学不留恋

这时我们听到一阵急促的汽车喇叭声，我转身看到吴慰的“黑面包”停在我们后面，车灯亮着。

“我们走吧。”我跨上车。

“那个开车的是我们学校的 Jacky 吧。拽得不行，上学期还和人打过架，听说他爸在国内是个当官的，不过铁定是个贪官，不然哪容得他在这里摆阔招摇。”他说得酸溜溜的。

“他就住我们家楼下。”我透露。

“这年头好多当官的子女留洋啊，这叫铺路，要是国内的老爸顶不住了，就举家大逃亡……”

我没接话，彼此沉默了一阵。

接着他又说：“你跳舞的样子很逗的。”

“是啊，我没那根筋。”我窘了，忙以笑掩饰。

“我不是那个意思，我觉得你的节奏感很好。”

“哦，谢谢。”听他如此口是心非，我更窘了，但也只得说谢谢。

“哪怕没有音乐，我可以一个人跳舞，舞出拍节。哪怕没有喜悦，我可以一个人疗伤，直到忘却。”他开始念诗。我正咀嚼他的话，那辆黑面包冷不防从我们的身边驶过，绝尘而去，汽车屁股上的红色尾灯像一对眼睛，灼热得像火，很刺眼。

回到家，我发现小 P 房间的灯已经关了，估计已经睡下了。

第二天早上，他房间里出来一个很漂亮的女孩，穿着小 P 的睡衣，睡衣过长，她索性没穿裤子，两条白皙的大腿暴露在外面。

“嗨。”她很大方地和我打招呼。

“嗨。”

“能借一下你的洗面奶吗？”她说，看来她在此处留宿也是临时起意的。

“好。你等一下。”我进房间给她拿来了。

接着她进了浴室，小 P 出来了，我正在摆弄我的早饭。

“她是谁啊？”

“叫 Suzy，隔壁学校的。”小 P 伸手从我的盘子里拿了一片面包往嘴里送。

“女朋友？”

“昨天才认识的。”

“唉，又一个娃子废了。”我感叹。

勇敢的心

我在会计课上碰到了 Leo, 会计是我们新开的一门课, 因为在大教室上, 所以 D、E、F 三班同堂。我们虽然同是预科, 但上课的时间都不是同的, 所以很难在学校碰到, 先前我还以为他不是本校的。

“你也是预科的?” 他很自然地走过来坐到我身边, 像老朋友似的。

“我是 E 班的。”

“我是 D 班。”

我们的会计老师是一个荷兰男人, 叫 Tom, 头发极少, 大概是用脑过度, 导致头发提前下岗。讲台离座位有段距离, 但有个眼尖的同学看到 Tom 老师的裤子上的拉链好像开着。于是台下开始骚动, 我定睛一看, 发现他的拉链果然开着, 他的深红色内裤呼之欲出。

Tom 老师发现台下有些异动, 停了下来。“What’s up?” (怎么了?) 无故被打断, 他有些恼火, 语气很硬。

大家都静了下来。

“Sir, you forget close your door!” (先生, 你忘记关上你的门了!) 我身边的 Leo 站了起来, 几十双眼睛看了过来, 我恐被波及, 微微把身子往里倾。

Tom 老师听得莫名其妙, 从讲台上走了下来。

“Sir, you forget close your door!” Leo 重复了一次, 并把手指向他的裤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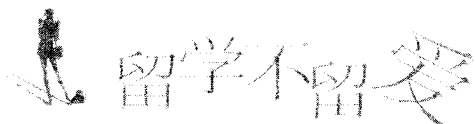
Tom 老师一低头, 我们哄堂大笑。

我边笑边想: Leo 死定了, 一定会被轰出去的。

不料 Tom 老师整理好他的门户, 走到 Leo 身边, 说: “You are my door keeper!” (你是我的看门者!)

我对 Leo 说: “你有一颗勇敢的心。”心想他还真是干革命的好苗子。

放学后我到学校的机房上网, 这里的电脑属于伤残型: 聊天功能, 缺; 下载功能, 无。而这一切的始作俑者便是我们中国留学生。我们常常三五成群凑在一



块，有人打游戏，有人聊天，并且吃点小零嘴，更有人用这里的打印机打印了一整本《天龙八部》，完全把机房当网吧使。不久机房里的老师就把电脑给限制了，打印也开始收费了，并在门口告示牌上特别用中文写着：禁止网络游戏，禁止吃零食。现在学校里的其他非中国学生都很仇视我们，所以我灰溜溜地进了机房，找了一个角落位置，坐下。

我看到小 P，他和他的“Suzy”在一块，“Suzy”已经搬来与他同住，确切地说是和我们同住，为此我们颇有意见。但小 P 表了态，说一个月后准让她走，对这事我们还是将信将疑的。

我把老师发在网上的作业下好，便回家了，冬日将至，天黑的时间也渐早了，回家的路上已华灯初上。

我打开冰箱拿出一盒鸡蛋，我不精烹调之道，所以鸡蛋是我做饭的撒手锏，简单且快速。我的主要菜式是番茄炒蛋、香肠炒蛋、蛋炒饭或饭炒蛋，几个月下来我也有了一个厨房宝号：“Everything 炒蛋”。

Jennifer 手里晃荡着一个杯子从房间里出来，估计是倒水，她有一天喝八杯水的指标，小 P 打趣说水桶腰就是这么喝出来的。

“玛丽，我房间能上网了。”她高兴地说。

“真的？”我停下手里的活，回头看她。

“你也去拉一条吧，免费的。”

“真的？”我喜出望外，“学校给安的？学校可发善心了！”

“不是，是楼下的 Jacky，他说可以免费提供给我们。”原来是吴慰。

“他啊？”我顿时像泄了气的皮球，把搅散的鸡蛋倒入烧热的锅里，哧！

“他主动来找我，就在早上，可惜你们不在，不然你们也可以安了。”她已倒了水，靠在厨房的流理台边，和我聊天，并小口小口地喝水，像是在品日本清酒。

“我不稀罕。天下可没有白吃的午餐，小心你被他骗了。”

“我有什么好被骗的，财没有，如果骗色，我还求之不得呢。”她笑了，如花灿烂。

“笑得如此淫荡？难不成爱上他了？”我回头嘲弄她。

她但笑不语。而我对吴慰的憎恶感又加剧了，他本来是一个不把别人放在眼里，自私且招摇之辈，现在看来还要加一条：用心险恶的色狼，以为施以小恩小惠就能把我们这里的小花摘了去。

按理说我应该和 Jennifer 一样,20 岁应该是思想比较单纯的,情欲蠢蠢欲动的,对男人充满遐想的。但我不是。我有我表姐的前车之鉴,她 20 岁那年被一个中年男人骗了身子,怀了孩子,偷偷去黑户诊所流产,弄得不能生育,结果现在还待在闺中,现在已是 32 岁的高龄。可是女人生育还是比声誉重要。中国人的思想有几千年的沉淀,不是说丢就丢的。渐渐地,我对男人至少是那些看上去不太可靠的男人有了一份本能的抗拒,而吴慰就是那种看起来非常不可靠的男人。

晚饭后,我下楼倒垃圾,折返时在 2 楼的楼道口碰到了吴慰。

“走这么急干什么?我有事和你说。”他叫住我,有点守株待兔的意思。

我箭步向上,不予理会。他追了上来,拉住我,说:“为什么一定要拉拉扯扯的,你才能听我说几句?难道你喜欢拉拉扯扯?”

我有把手里的垃圾桶扣到他脑袋上的冲动:“你的脸皮是猪皮结构?这么厚!松开!”

“你的脑袋是钢筋混凝土结构?这么固执!”他的思维倒很活跃。

“说话就说话,把你的蹄子拿开。”每次碰到他,我总是忍不住大动肝火。

“我是想问你要拉网线吗?我免费提供。”他把手插回裤兜,一派悠然。

“不要!”

“白给都不要?”他有些诧异。

“不要!这是我的答案。我可以走了吗?大少爷。”我是无欲则刚,这种“刚”表现在语气上,我绝不会在他面前佯装淑德。

“等一下,听说你是温州人?”他没有让我走的意思。

“与你何干?”

“因为我也是温州人。”他改用温州话对我说,“确切地说我是混血儿。”

“是吗?”我没看出来。

“我爸是温州人,我妈是宁波人。”

“这应该叫杂种吧!”我难得找了足够恶毒且让我舒坦让他不舒坦的字眼。

“你……算你狠,总有一天我会让你跪在我的面前,亲吻我的脚。”

“看,恼羞成怒了吧!你就这么点修养。我走了。”我拎着垃圾桶乐呵呵地上楼了。



泼妇

一个月后，小P的“Suzy”搬走了。

小P说爱过就算，爱过就放，只留学不留爱。接着他开始堕落了，他身边的女人就像猪肉临近夏天，保鲜期越来越短。他们之间所谓的爱情日种暮成，完事拍屁股走人。但局面也是那些女人们造成的，如果她们能矜持一些，哪怕是扭捏一些，小P也不会这么容易得手、脱手。

不多久王静也恋爱了，她的男朋友是一个越南人，个子很小。“Vietnamese”（越南人）和“维他命”有点谐音，所以小P管他们叫“维他命”，还说他们个子小是因为缺少维他命。他变得越来越不厚道，我感觉一个滥情的男人必将成为一个无赖。不过小P也有他的好处，就是不招惹良家妇女，以及不吃窝边草。

转眼间已进入隆冬，荷兰的冬天冷得很彻底，雪下了一场又一场。

早上我穿上厚厚的羽绒服，并戴了一个有毛边的帽子，徒步去巴士站。路上的积雪化成水又结成冰，很滑，自行车根本没法骑。刚走到一半，我就摔倒了，吃力地爬起来，一边往前走，心里一边诅咒这鬼天气。

“早！爱斯基摩人！”我听到有人在叫我，是吴慰！他从车窗里探出脑袋，又缩了回去，看起来优越极了。

他把车停了下来。

“早，缩头乌龟！”我朝他喊，当吵架吵到一个程度，就成了一种乐趣。

“我载你去吧，虽然你看起来臃肿了一些，但我想还坐得下。”他说。

“不稀罕。”

“我怕你还没走到巴士站就已经摔死了。”

“你死我还没死呢！”

“那我走了。”他发动车子。我朝他的车屁股竖起中指，一大早就碰到他，倒霉。

就在下一秒我看到他的车子在转弯处打滑，飞了出去，一头撞在了路边的